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四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朱兆宣季方　參閱

羅文毅公集

疏　羅倫

扶植綱常疏　疏論起復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省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項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

選，毋自感勵，思酧獎遇，凡　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獘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副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疏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即此四言知諫爭奪情者大有關係非好名不解事也緊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諭，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憂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
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　陛下是言
真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
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
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
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
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篤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冨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冦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

引故實有大體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

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典。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彊。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隨以圓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褻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筵講　聖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洽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

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愼也夫賢之起復尤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公爲此言亦知其不行而以後世清議懼之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稍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闕耶此事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

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　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巳地及遭逼遽之時則必曲爲詭說上蒙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琪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恐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所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道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如匿服以受封例在得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

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囘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則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既

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靦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羣積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變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議出於今禍始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譏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由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書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請寛上中戶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

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

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恐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粮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

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爲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憤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根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屆虛根。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乾根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許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

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折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若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雖大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賍於糧里已賍虛糧已賍鹽糧又賍中戶賍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成絶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徵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雖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者據元中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

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
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　鄭俠布衣一見民苦於
新法為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
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寧無不從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馮瑞振振仲參閱

韓忠定公奏疏

疏 韓文

為追冐濫以正國法事〈追冐濫〉

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為尤甚。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

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鄧常恩輩，假以方術爲名，惑亂 聖聰，虛耗國資。我 孝宗皇帝卽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懾伏，邪佞斂跡。曰若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參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貪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規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 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 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

武廟初年撥地尚多長衣公六北邊所以無警

將與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俱已查革，印誥玉帶，又復追奪，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卽令朝

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爲堯舜文武之聖，復見于今日矣。臣竊謂 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愼，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逍遥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況前項内帑之珍，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幾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乞敕都察院，會同司禮監，吊查内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追出，仍進内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

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為民，係番僧者，俱遞回原寺，永遠閑住，以後再不許貪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賚典公而帑藏不至于虛耗矣。

題為存省邊儲事　存省邊儲

臣等切惟時有緩急，勢有輕重，善為國者與時消息審勢而動，則財用不竭，軍旅可興。日者宣府地方虜寇深入，侵侮我邊疆，剉衂我戰士，抄掠我鄉村，百姓共仇，天討不赦。陛下赫然斯怒，六月興師，舉措合

宜人心勇奮。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此之謂也。近該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奏稱虜賊四散出境去訖。深井堡閒有烽火之報。必是殘賊零騎數亦不多。大虜情變詐。兵機重大。臣等職非戎寄。固不敢輕議。緣軍前供億皆于本部取給。豈容坐視。切嘗審時度勢。揣我虛實。所據京營征進人馬應令議處。臣聞王者之師其動如神。其疾如風。因利制權。變無常形。今虜賊既退。而我師久駐彼勢日逸我勢日勞甚非以養威重示神速也。夫主客之兵殊勢異形。客兵坐食。兵家

所忌姑以宣府見今儲蓄計之糧只有半年之積草不勾三月之用糧草匱竭名爲自憊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正以此也矧今　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大賚中外所用不貲若使宣府芻糧支用盡絶萬一秋高馬肥賊衆復舉當是之時取之於外則外廩告乏取之于内則内帑不繼孫子所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豈不深可慮耶曩者大同榆林有警儲餉之備不下百萬多被京軍坐食至今本部籌畫不給

此論不必進兵前勢皆合

且宣府密邇京畿縱有急警一晝一夜可以馳赴比

之遠塞勢益不同臣等竊思京營軍馬只合在京整搠以待朝報則朝行夕報則夕行庶乎不動而威有戰必勝也國家承平日久士卒驕惰京軍所至未免騷擾臣等博采輿論皆謂供京軍之費犒勞遷軍則士嬉馬騰以戰爲志其利必十倍于京軍矣臣等忝司邦計日覩戎兵朝惟夕思寢食俱廢不忍坐待困斃與言輒爲流涕孫子又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時勢大率類此伏望特勅府部科道等官參酌臣言從長計議前項征進官軍何者應

（將論宋事亦有此論）

該擊回，何者應留防禦，務俾兵不挫銳，食無浪費，則時遣保國公朱暉統京軍二萬往宣府故議留之安中國制夷狄之策，或在是矣。

為預審軍國大計以安內攘外事　軍國大計

竊惟國之大事，曰兵與食，是兵固所當重，而食尤不可緩焉者也。邇來醜虜犯順，寇我邊鄙。　先皇帝憫然軫憂，夙夜靡寧，乃竭天下之力，罄府藏之財，輓芻積粟，養兵勵士，欲其相機剿殺，以圖成功。夫何邊塵未靖，國難繼作，此賊乘隙深入，以故宣大二鎮，俱遭荼毒，寧武以北，腥羶遍野，千里蕭然，如履無人之境，

今各主兵并調集京營延綏偏頭關等處兵馬不下八萬俱閉門不出束手無策假衆寡不敵之名為怯懦自全之計節年儲蓄被其坐食而盡稍有不繼則將歸罪于司國計者矣以故乞糧乞草日議于朝堂送銀送鹽絡繹于道路徒費百萬之資未聞一矢之利縱使芻輓如山粟積如海亦必無補于事况值海內虛耗中外困竭之時乎臣伏讀兵法有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由是而觀軍前供億自古為難設若攻克戰勝雖費何惜今乃不

攻而餐。不戰而食。師老銳屈。他變必至。此臣之所以痛心流涕。不能自已者。非但為臣一部事也。臣聞此賊南侵彌月。尚無歸志。蓋緣掠我牛羊而食。踐我田禾而收。誘我民人而為鄉道。驅我俘虜而為前鋒。縱橫無忌。往來自如。彼既有輕我之心。難保無覬覦之志。萬一秋高馬肥。彼勢愈熾。沿邊城堡。告乏愈急。當是之時。取之于外。則外廩盡虛。取之于內。則內帑非繼。雖有蕭何劉晏。亦末如之何矣。臣考大同一帶。即古鴈門雲中之地。趙李牧一將耳。大破殺匈奴十餘

今之此疏已槩樞部方畧

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塞、漢廉范一太守耳、討敗匈奴斬首數萬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今大將提兵于塞上。諸將分布于要衝。不聞出一策以却虜。結一陣以抗敵、損辱國威。莫此爲甚。而議者又謂饋餉缺乏、是在戶部、殊不知田賦民徵、悉有定額軍需國用、非止一端、苟非神輸鬼運、安能塡此無底之壑、臣才非經濟、性本迂疎、謬承任使、垂四十年、 先皇帝憐臣朴實、俾掌邦計、未及五月、適遭茲事、憂憤中切、至忘寢食、若又緘默不言、將來事勢危迫、誰任其

治，乞敕內閣及府部科道官會集計議，即今胡虜猖獗之故，官軍曠日之由，其治安在，其討安出，務要同心酌處共濟時艱，皇上無西北之憂，地方免塗炭之苦，而糧餉濫費，亦可保其必無矣，

題為開讀事（查革添設內官）

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伏覩詔書內一款，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數多，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

此蓋發自孝廟末年至世廟而始盡革二聖德誠以遠光于千古矣

奏取回、本部通查得正統等年間、京通二倉、原設總
提督太監一員、每處監督太監三員、各馬房倉每處
止有內官一員管理錢糧、二員或三員專管馬匹及
甲字等十庫、每庫止有一員或二員、掌管鎖鑰、此其
原額、近來逐漸加添數多等因、開坐具題、欽依着司
禮查奏定奪、當日已具手本、齎赴內府司禮監至今
未曾查奏、今據本部分管各倉場庫委官員外郎等
官胡璉等、各將管事見在內官員名數目駝馬牛羊
開報、及據上林苑監手本、開查得本監原額內官、設

牧署二員、嘉蔬蕃育二署、各三員、林衡署九員、案呈到部、除臨清等處水次四倉管事內官、本部查勘至日、另行覆奏外、看得前項各馬房倉庫監局管事內官、先年設立多者不過二三員、少者止是一二員、以故官無冗濫、事有定規、近年以來、逐漸加添、且如騰上北馬房倉、實在馬止有一百四十一匹、內官添至八員、又如上林苑監林衡一署、原額止有九員、今添至三十二員、其他大率類此、錢糧出納、既有提督等官以總其綱、又有部屬等官以分其目、體統相維、剛

有滲漏所據前項各該添設內官參考舊額審度府宜誠為冗濫　先帝深究此弊特降綸音敕令所司查奏裁革　成命具在事竟未行仰惟　皇上繼登大寶首頒明詔及將各處添設內官比欲式遵　先帝成命一體裁減此繼志述事之孝雖古之帝王不是過也臣等伏覩詔書不勝忻躍謹將各該倉庫監局等處見在管事內官員數查具上請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不惑群議斟酌事務繁簡查照舊額員數每處量留一二員令其管事其餘俱各取回著為令

典。永遠遵守、以後如有貪緣、希求濫冒倖進者、許臣等指實執奏、治以重罪、庶事有定體、而人不受害、官有定員、而事不紛更矣、

題爲欽奉事　鹽法

臣等切惟國家之務、莫重于邊餉、飛輓之利、莫良于鹽法、故我　太祖高皇帝、立爲禁條、至嚴且備、以是一遇邊方有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效速而大。未有過于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冒濫阻壞

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　皇上重慮邊陲弗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　聖諭欲通鹽法先求弊端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駑鈍仰副　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弊端逐一條具開款上陳伏望　皇上少垂睿覽早賜施行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鹽課遇有邊方緊急聲息糧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

以是法度嚴明人心儆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削價值下場關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盤詰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資本微細者斂跡退避不敢營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關支及訪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遇有開中皆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達賊出沒軍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撥一遇緊急束手莫措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腹

裏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浥爛不堪支（商人輸納本色利于脚價輕減故多帶於腹裏近地而不肯于邊遠所在關中也）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禁約今後如有前項豪强之輩冐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内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幷本部管糧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害及草馬屯聚去處糧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爲得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

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等項、聽本部指實參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至缺乏矣。

一革興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巡禁私鹽。每年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疏通鹽法、而又行文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于該管地方、并附塲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為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人家、及有硝鹻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

阻滯不得通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鹽、假充官鹽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盤詰、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各處行鹽地方巡鹽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興販私鹽之徒、即便拏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究、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興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鹽課、

供億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糧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惟淮浙官鹽。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鹽課為因地窵遠。商人多不情願。間有中納者。每一引本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其邊方所入。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福建事例。本部行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鹽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鹽課。除客商在于先年各邊上納糧草。給有倉鈔。本司已投勘合。見在

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歲用俱照舊外自弘治十九年爲始今後每年額辦鹽課俱照彼中時價變賣銀此論山東等處鹽課不用客商中邊而行本地折色若淮浙鹽固皆邊商開中矣兩傾瀉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發各邊糴買糧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著爲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鹽不浪費而軍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歲辦鹽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

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沸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鹽原額引目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鹽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公疏中徑併執奏此事）商人挨次關支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鹽爲名仍前主令家人侵奪商利阻壞鹽法違者聽本部及

科道論奏究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强知所警懼矣。

一革夾帶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客商關支引鹽，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立禁最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鹽爲名，主使家人下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横自如，或逼同鹽灶作弊，或倚勢挾制官府，夾帶餘鹽，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通行各該鹽運司等衙門、令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鹽、各照斤數掣掣、敢有似前夾帶阻壞鹽法者、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拏問如律、查例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鹽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行鹽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鹽課節該親王順帶食鹽、及內官織造開賣鹽價、而回空馬快等船、

亦皆假借貧緣，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輒稱欽賞欽賜等項名色，橫行江河，攙奪市肆，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鹽，內臣織造，免賣鹽價，本部仍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節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鹽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洪閘等處，一體搜檢，務在鹽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賴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鹽使司提

舉司鹽課司、既設運司提舉等官、掌管鹽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爲周密、先年官多得人、鹽法修舉、額辦正課、儘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懦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敝、日就消耗、鹽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本部移咨吏

此是振舉鹽法要義然銓司多不便之故今鹽官皆爲濁流

部、今後各鹽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目出身、素有聲望、久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揀選年力精壯、素無

遏犯之人，以克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鹽等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某官廉能幹濟，任內經收鹽課，依期早完，不失原額，相應旌擢，某官貪懦無為，任內經收鹽課，累年拖欠，虧損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為，侵欺盜賣，肆無忌憚，查有實跡，應參奏者，即便參奏，應拏問者，就便拏問，如此鹽法得人而百弊自除矣，

為急缺寶石西珠事　大婚珠寶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

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例惟

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准

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即今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珎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婚禮之舉、珎寶之費、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

何至今日乃敕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于外臣等仰荷 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願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何從而得況即今內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為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憸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

譴我 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章瑾等俱置于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 先帝初政禁之而 皇上初政行之無乃于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 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敕御用承運監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珎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講但係堪用之數量為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

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為由。惑亂 聖聰乖違 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

得旨不必再辦時正德元年二月數也

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

為一詔令以全大信事 題状

臣等切聞詩若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 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正萬物咸睹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款。尤為周悉。羣聽維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今乃又奉 明旨。令臣等再議。朝野驚愕。罔知攸措。

且前項引鹽、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出名奏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法阻壞、商賈不通、故羣工庶職、每特奏于闕廷、雖田夫野老、亦嗟怨于閭巷、先帝臨時悔悟、特優召臣、面受敕旨、惟欲查照舊例、痛革弊端、盛意所發、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欵上聞、不幸仙馭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先帝欲爲之志、復祖宗不易之法、不有在于今日乎。節該伏覩詔書、除已支賣

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今奉欽依，除已納價銀者。卽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目者。卽係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先帝已有成命停止。故不待于今日矣。遡者陛下俯念內外臣工人等，效勞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變賣各處鹽課解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鹽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鹽課何從變賣，而賞賚

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爲身計而遺子孫者不爲不厚矣前項引鹽失之末足爲損得之未足爲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先帝前日之志抑欝而未宣陛下今日之令濡滯而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懌于在天也耶况今水旱交作盜賊蜂起流移內聚夷狄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蝕又京城內外霪雨爲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啟不寒心彼周壽等亦陛下人臣耳亦朝廷赤子耳

恐獨享富貴曾不為之一動心耶臣等才本疎庸叨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況當匱用匱乏之時事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 皇上獨斷宸衷不惑羣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 詔旨施行

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 國用

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冊等項其餘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等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

民逋欠或詔書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蓋為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欽賞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

買金進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迨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也哉

追惟其故銀兩支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　孝廟登極賞賚之費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皆取內庫金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

此疏所條諸件其于武廟何攻指陳已甚矣不待內帑一涸始皆切害也皆不讀公金點何由加之

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夤緣權貴。蠹公營私。憑城據社。莫敢誰何。或臣下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不敷。內監局工作器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舊例甚為珍重。近來一概濫賜。充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

例未嘗輕易近來一槩濫賞接踵前後糜費不無太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夫天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頻仍賦斂之迫促民怨日結于下天道屢變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爲可憂哉伏望 皇上將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即賜裁革應減省者即賜減省與夫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皆停止臣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可行伏乞 聖明裁處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征使地無遺利國無惰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閑山場湖陂及稅課司局河泊等所多被王府奏討管業遞相倣傚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官十無二三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蓋以天下之財賦有限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啇此豈彼損公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官仍行撫巡

等官。查算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府類總起解戶部。其山塲湖坡田土等項。除見管業外。或有王國改遷。被人侵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從公盡數查出。令有司召人應佃種者。照例每畝徵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竊惟足邊之道。屯田為本。葢進戰退耕。得寓兵於農之義。自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李

收之守鴈門克國之備金城是其明驗我　朝屯田之制雖存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壞先帝博采廷議嘗命科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于腹裏未及乎邊方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近便膏腴之田既侵奪于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于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往往逃竄影射拋棄厚業遂使禾菽之地盡為草莽之區似此宿弊難以枚舉子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比來戶部運送糴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

空虛。大率坐此。除遼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敕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巡撫大臣、會同各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在軍士領糧外、中間但係權豪侍强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正。其餘空閑抛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强之家、仍前霸占、不即退還者、即便指實叅究。治以重罪。仍追每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為通減、奏開定奪。鄰境之地。果係

如豪家有占種者不必追收

即令退地入額亦可也

膏腴可耕，亦要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寯等，查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

種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糧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酌量除五頃三十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通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糧不願耕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畝糧數還着原委官分撥取勘明白造冊備照但經今年久各該先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乞討等項姦弊百出不可悉舉合無照例選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敕前去會同

順天直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討并欽賜各項田土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故原賞頃畝若干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即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其家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見在太監勳戚等家稱作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冊照查原撥四至盡數清出遵奉 先帝敕旨量爲遞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每畝三分起科有不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附近

并該管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仍將佃種花名田地頃畝子粒數目逼行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戶部備照如此則上不失公家應得之利

得旨本內所開事件俱依擬行

下可革姦人隱占之弊矣

為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件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五萬引弘治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

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
用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
庫事尚衣監太監秦文等、奏救南京織造、孝宗皇
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
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
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併工
織造等因、具題奉 旨、戶科叅看、爲照鹽法先因織
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
日見缺乏、況近該言官交章論列未已、雖奉前 旨

事委室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題爲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　旨行、不必來說、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　陛下不宜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惟　陛下熟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　陛下行不當道、不志於仁。阿諛順　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爲職之

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買疋固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責賠、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 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邇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 皇上龍飛、渙頒明詔、停免各處織造內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蘇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 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府之求討。二壞于內官之織造。三壞于 皇親勢要之占

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虛　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斂跡況夫網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夤緣附帶公十私百孩弊滋蔓莫之能究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　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夫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況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澇不絕。飢饉荐臻。揚州迤南等處當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況

所差內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虛張聲勢。恐嚇官吏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困難悉數。此重困京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宗根本之地。 陛下所宜軫念者。況近年災異。南京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本重地。其不可者四也。 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題內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 先皇帝時降 旨停免。 皇上即位以來。災異之生。既甚且多。非特 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

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 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
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內官即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疋缺乏敕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幸有不足言矣

得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

題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題該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
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末支引鹽
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
花絲料顧覔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　聖
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
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
具本俱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
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
料應用等因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

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內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叚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內臣織造再不許奏討違者許戶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效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厲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至嚴且備初與工部織

造叚疋略無相干。葢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內臣、惟
欲圖便己私、却乃夤緣奏討、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
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
奏討、荷蒙 先帝俞允、俱各停止、 陛下登極詔書、
又復申明禁例、既將 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
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內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為鹽
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杲、又以
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為言、欲要陸續支領、隨
路變賣、誤蒙 聖聽、特與准行、緣滄州迤南、卽非長

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為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興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賤，商旅為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雖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為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為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為徒設矣。伏望 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群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慎重鹽法，預備邊餉，

收回前項成命停止織造差官令用段疋敕令工部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果如

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禁支賣以壞

祖宗之法臣等待罪民曹切司國計事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價事誤國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

姦弊多端難以備述科道之交章臣等之覆奏無非為
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
詔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
陛下英年睿質
聖德方新舜之舍已從人湯之從諫弗咈正宜取法以隆政治豈意
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扞格而
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而
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國計豈敢循默依阿姑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長蘆之北越過兩淮之南久慣興販之徒乘此機會

附搭況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
行官鹽阻滯與時變賣邊儲缺乏將何所賴且內臣
一出騷擾地方撑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
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濟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
蘆運司先年支剩引鹽各邊奏開俱已盡絕今內庫
叚疋既稱急缺若使到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為誤事
所據賣鹽織造撥之事體委的窒礙難行臣等斷不
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貪以貽鹽法無窮之
害伏望 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

造段疋、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

以鹽課移作造公用已非舊例但勝于奏討取賣其弊多端也

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湊前數、給與崔杲等、收領前去、以克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邊儲有賴、省軍民挽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

得旨不必較數奏擾

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此矣

爲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　　除姦

此卽六部公疏李空同筆也自應入公集疏中

伏惟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慮後。憂心如割。至于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已。輒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葢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

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殊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信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姿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

平之具臣矣。事干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緣係急除群姦，以保　聖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君愛國之意，馬永成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